



萧红与张爱玲

萧红的作品属于《桃花扇》类型，是政治的、国民的、历史的；张爱玲的作品属于《红楼梦》类型，是哲学的、宇宙的、文学的。她们的作品为何会如此？这里也许有你要的答案。



高路 /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萧红与张爱玲

萧红的作品属于《桃花扇》类型，是政治的、国民的、历史的；张爱玲的作品属于《红楼梦》类型，是哲学的、宇宙的、文学的。她们的作品为何会如此？这里也许有你要的答案。

高路 /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萧红与张爱玲 / 高路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078-4169-5

I. ①萧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萧红(1911-1942) —生平事迹

②张爱玲(1920-1995) 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0093号

萧红与张爱玲

著 者 高 路
策 划 张娟平 王钦仁
责任编辑 笄学婧
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 徐秀英

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[010-83139469 010-83139489 (传真)]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
邮编: 100055
网 址 www.chirp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×940 1/16
字 数 220千字
印 张 18.5
版 次 2018年4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 2018年4月 第一次印刷
定 价 38.00 元

CRI

中国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献给

我的母亲陈霜

前言

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重镇，能够与她比肩的女作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张爱玲；张爱玲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重镇，能够与她比肩的女作家也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萧红。这两位作家不光是天才，同时还以生命进行写作——把自己的人生打碎，丝丝扣扣揉进创作中，通过作品再现自己的血与肉。

萧红大张爱玲 10 岁，她们在时空中曾经有过交集，两次。一次地点在上海，时间是 1934 年 10 月底到 1937 年 9 月底，萧红从青岛来这里，中间去日本住了半年，回来后因为日军大举入侵而离开。这座城市实乃萧红的福地，这段时间可谓萧红的黄金时期，她以《生死场》迅速成名，奠定了登上文学顶层的基石。而这时的张爱玲正在圣玛利亚女校上学，是个喜欢写作的高中生，在校刊上发表过两篇小说，给杂志写点小评论，其中一则谈的是丁玲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她应该读过萧红的作品，任何一个文青都不会放过当红的同性作家。有意思的是，她在毕业年刊调查表中“最恨”一栏填的是“一个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结了婚”。不知道这里包不包括萧红与张爱玲自己？不久前萧红曾因配偶不忠而远走东京，后来张爱玲也因为丈夫的同类行为而陷入纠结，都给自己的创作和生活造成了不少麻烦。

再一次地点在香港，时间是 1940 年 1 月底到 1942 年 1 月 22 日，萧红从重庆飞抵这里，两年后在日军炮火下的一家临时医院中离世。这座城市是萧红的另一处福地，这段时间也是萧红的另一个黄金时期，以《呼兰河传》确立了她在文学史上的重镇地位，同时还创作了《马伯乐》等众多

优秀小说。萧红到港时，张爱玲已经在这里了，还是上学，在香港大学。她早一年到港，在萧红去世后的几个月离港回上海。此时的张爱玲依然是文青，发表了一篇颇出风头的文章《我的天才梦》。据说萧红曾应邀在港大讲演，如果确实的话，台下听众中应该端坐着张爱玲同学。如是，这便是她们之间唯一的一次面对面。当然，张爱玲认识萧红，萧红不认识她。

萧红与张爱玲完全是不同命运、不同类型、不同风格的文学家，有着各自的生活和创作轨迹，差别极大。用意象来标识，就是萧红倾心的云与张爱玲钟情的月。萧红终身云一般漂泊，从逃离呼兰县小城父亲家开始，辗转于哈尔滨、上海、东京等城市，行迹遍布半个中国，最后在日军炮火中客死香港，其间饥寒交迫，时人所能受的苦、遭的罪她一件不落地都经历了。张爱玲不同，生活月亮一般宁静，国内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的公寓里诗意地栖居，虽然不富裕，但绝无冻馁之忧。萧红命运多舛，但心地如火烧云一样温热。张爱玲岁月静好，但性格如冷月一样清峻。文若其人，这种动与静、热与冷也强劲表现在她们的创作中，为各自的思想艺术特色打上鲜明印迹。

然而她们又有着诸多共同点。比如，都是16岁出走，与之建立性关系的异性都只有三个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很花心，都摊上了专制粗暴的父亲，都跟母亲和不来，都不喜欢孩子，都关注国民的劣根性并给予揭露和批判，等等。这些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关切无疑造成了相似的人生体验和文学话题。

那么她们有哪些人生体验？又开展了什么样的文学话题？不消说，将她们两位比较一番应该是相当有意义也是相当有意思的事情。

目录

前言 / 001

一 意象·作品·人生 / 001

萧红的云与张爱玲的月 / 002

萧红倾心云，张爱玲钟情月 / 002

共同的天空 / 005

流动的云与静好的月 / 008

萧红的动和张爱玲的静 / 008

生活方式：漂女萧红，宅女张爱玲 / 011

婚恋：本我的萧红，自我的张爱玲 / 016

作品：萧红多变，张爱玲稳定 / 020

温热的云与清冷的月 / 023

萧红的云是暖的，张爱玲的月是冷的 / 023

性格：温热的萧红，清冷的张爱玲 / 025

文字：文若其人 / 028

二 苦难·灰度·小人物 / 031

生死与苦难 / 032

生死：生死场中的大众和萧红 / 032

苦难：「日日在愁苦之中」 / 038

萧红的态度 / 044

小人物与灰色人性 / 048

普通人：不光是写作对象也是张爱玲自己 / 048

人物类型：不干净和小奸小坏 / 056

张爱玲的态度 / 061

三 荒凉·苍凉·烙印 /066

荒凉的云 /067

家园的荒凉 /067

萧红，荒凉的一生 /072

祖父与鲁迅 /076

苍凉的月 /078

人生的苍凉 /078

张爱玲，一个苍凉的手势 /084

舅舅与佛朗士 /090

四 矛盾·困顿·人心 /092

萧红：矛盾的人性与愚昧的人心 /093

坚韧而苟且 /093

善良而多事 /097

节俭而吝啬 /101

宽厚而纵容 /105

敬畏而迷信 /108

病源是愚昧 /111

张爱玲：困顿的人性与自私的人心 /114

传统至上 /114

道德至上 /119

关系至上 /123

现实至上 /128

形式至上 /133

病源是自私 /138

五 男权·屈从·觉醒 /142

心理上的囚与觉 /143

萧红的总结：心安理得的压迫 /143

张爱玲的总结：理所当然的依赖 /152

情感上的醉与醒 /160

萧红偏重情 /160

张爱玲偏重意 /170

裹挟在男权社会中的云和月 /184

夫：都找了一个花心丈夫 /184

父：都摊上了一个专制粗暴的父亲 /193

母：都跟母亲不和 /199

子：都是无奈的舍弃 /205

六 童真·精致·真实 /210

童真的云与精致的月 /211

本色的萧红 /211

华贵的张爱玲 /224

心忧的云与妩媚的月 /250

萧红：知我者谓我心忧 /251

张爱玲：我见青山多妩媚 /255

随性的云与理性的月 /260

萧红的随性 /260

张爱玲的理性 /265

绝对的云与相对的月 /271

萧红：红配绿 /271

张爱玲：绿配绿 /276

一 意象·作品·人生

如同向日葵在凡·高的绘画中反复出现而成为一个标识，文学家也常常偏爱某种物象，通过寄托特别的意味而形成创作的经典符号，比如钱钟书的“围城”。萧红和张爱玲这两位现代极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当然也无例外。那么她们那里这个符号是什么？具有怎样的意义？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将为我们破解她们的作品乃至人生提供一把钥匙。

萧红的云与张爱玲的月

萧红倾心云，张爱玲钟情月

萧红喜欢云霞，写得真好；张爱玲喜欢月亮，也写得真好。

是想说，云和月分别构成了她们作品的核心意象，不是一篇小说或散文，也不是某几篇，而是全部创作——可谓大意象。

意象者，寓意于象也。物象一旦获得意味，便不再是单纯的事物现象，而是主体的信息承受者。

说云霞和月亮构成了萧红与张爱玲创作的大意象，并非说这是她们有意为之，而是一种读后的感觉和概括，于她们而言最多属于下意识行为。就是说，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命诉求，推动着她们运用文字移情于云和月。这样的云和月当然不是纯粹的天象，而是笔下作品。

从哲学上说，认识一个人的最确切的路径就是认识他的创造物，这个过程是从对象到人的折射，也就是反思。萨特也表达过类似见解，大意是一个作家其实就是他的作品。萧红的云霞和张爱玲的月亮就正是这样的信息载体，是理解她们生命之网的纽结，从它们入手可以更深入人更准确地认识这两位民国女子的人生、性格、观念以及创作。

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萧红与张爱玲是怎样描写云和月的。

萧红的云，从春到冬，从早到晚。开春的云与冰相伴，满江面的冰块，满天空的白云，云形融冰般朦胧，风在耳畔滑过；盛夏的云浸透了黑，饱含风雨雷霆，沉甸甸压向大地；入秋，天空安静下来，常常一丝不着，有时也涌现大朵白云，低垂着，任凭下面的风送来阵阵草原气息；冬季，云与万物一起枯萎了，灰蒙蒙的天空混沌一团，整天飞着清雪。

早晚的云彩最好看，那是霞，朝霞和晚霞，乡下人不这么说，他们口中晚霞叫火烧云。

张爱玲的月，别具一格。她独来独往惯了，衣装都得显山露水。她真是敏感，细致到了极点，眼中的月亮竟是五颜六色。红的，那是元宵夜的月亮，还有天边赤金脸盆般的扁扁下弦月，想起昨晚忘记看的月亮应当是红色月牙吧；蓝的，那是闪着一团蓝阴阴火的月亮，以及黑暗玻璃上的蓝影子月亮，还有伏在自家楼板上淡蓝月色，笼罩着照片的月光也呈现出黯蓝色；绿的，那是很高很小的月亮雾蒙蒙发出青色的光，银色的月亮却投放绿色光棱；最奇的是半黑半白的，那是躲在乌云背后闪出半边脸窥探人间的月亮。

张爱玲的月亮不光多彩，还有声。那是一个月夜，“海上，山石上，树叶子上，到处都是呜呜咽咽笛子似的清辉”（《沉香屑·第二炉香》）。

萧红钟情火烧云。她的火烧云辉煌灿烂，轰轰烈烈。

“天空的云，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，红堂堂的，好像是天着了火。”（《呼兰河传》）不是西方一隅，也不是半边天，而是整个天空在燃烧。家乡人都喜爱这种七月的红云，“若一说‘火烧云’就连三岁的孩子也会呀呀地往西天空里指给你看”（《呼兰河传》）。

张爱玲的月亮美得诡异，令人汗毛凛凛。

楼板上的淡蓝月色是在读诗时想起的，那是散发着静静杀机的光影。半黑半白的月亮有惊悚效果，像是戏剧化的狰狞脸谱。绿色光棱

的月亮不是挂在天上，而是浸泡在涟涟泪眼里。

月亮的本色是白，张爱玲用的却不多，即便有也是青霜般的荒寒。如果浮现在记忆里，哪怕再大再圆再白的月亮也因人生的艰辛而不免带些苍凉。

共同的天空

云下的人什么样？

萧红的云与人很近很亲。“那大团的白云，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，从祖父的头上经过，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。”（《呼兰河传》）云是想跟人开个玩笑，“他常常梦到白云在他头上飞，有一次还掠走他的帽子”（《莲花池》）。

月下的人什么样？

张爱玲的月亮常常跟人置气，喜欢丑化人。“她的脸在月光中是一个淡蓝色的面具，两只眼珠子像两颗圆而大的银色薄壳玻璃珠。”（《赤地之恋》）向窗外张望，想看看有没有月亮，然而只是“好像看见金黄的，一晃”（《创世记》）。就是不让你如愿。

云的背景是天空。

萧红的天，始终保持蓝色基调。

“窗外的蓝天，开初是蓝得明蓝，透蓝。再就是蓝缎子似的，显出天空有无限深远。而现在这一刻，天气宁静了，像要凝结了似的，

蓝得黑乎乎的了。”（《莲花池》）

这是白天，夜里天仍旧是蓝，“夏夜蓝色的天，蓝色的夜”（《南市街》）。

蓝到极致，便成了这样：“蓝天凝结得那么严酷，连一些皱褶也没有，简直像是用蓝色纸剪成的。”（《后花园》）严酷表现的只是一种程度，并不绝情，“蓝天好像碧蓝的湖水，一条云彩也不挂到湖上”（《小六》）。水天一色，蓝汪汪的湖水，水汪汪的蓝天。

张爱玲也偏爱蓝色。她愿望里，自己书的封面应该是蓝绿底色，这本书摆在街头报摊上，等于给它开了“一扇夜蓝的小窗户，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，看热闹”（《传奇·再版的话》）。

月的背景也是天空。

张爱玲的天，依然多彩。

由浅至深。先是绿。那是她想象里古代的一个清晨，“湖绿的天，淡白的大半个月亮”（《卷首玉照及其他》）。现实中也有相似的天空，“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，蓝得一点渣子也没有——有是有的，沉淀在底下，黑漆漆，亮闪闪，烟烘烘，闹嚷嚷的一片——那就是上海”（《心经》）。纯蓝接近绿。

之后是蓝。“山后头的天是冻结了的湖的冰蓝色，大半个月亮，不规则的圆形，如同冰破处的银灿灿的一汪水。不久，月亮就不见了，整个的天全冻住了；还是淡淡的蓝色，可是已经是早晨。”（《沉香屑·第二炉香》）比冰蓝深一点的是浅蓝，晴天太阳好，“天色也给逼成了极淡的浅蓝”（《小团圆》）。接下去是苍蓝，“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。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，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”（《赤地之恋》）。

随后是紫色。“空洞的紫黝黝微带铁锈气的天上，高悬着大半个月亮，裹着一团清光。”（《小团圆》）

再后是灰黑。“月亮从云里出来了。墨灰的天，几点疏星，模糊的缺月，像石印的图画。”（《金锁记》）月圆之夜，“万里无云，像是漆黑的天上一个白太阳”（《金锁记》）。“青黝黝的天空里高高挂着大半个冷白的月亮。”（《赤地之恋》）

最后是无色，“只看见那一片空明的天，和天上细细的一钩淡金色的月亮”（《半生缘》）。无色其实跟黑色差不多，“那黝暗的天空，没有颜色，也没有云，空空洞洞四面罩下来，荒凉到极点”（《秧

歌》)。那是一个冬日，“头上的天却是白中发黑，黑沉沉的，虽然不过下午两三点钟时分”（《创世纪》）。

张爱玲的天空跟她笔下的月亮一样清冷、苍凉，暗伏杀机。

如同月光有声一般，天空也有气味，张爱玲从紫色的天空嗅到了铁锈气。

萧红也写月亮，很少，下笔又极轻，寥寥数语。

也能见到“冷”字，但不是主角，而是静的前置。“他们的眼光都像反映在海面上的天空那么深沉，那么无底。窗外则站着更冷静的月亮。”（《孩子的演讲》）描述的是抗战中的小场景，人们横下一条决死之心后反而异常的宁静。也用“苍”字，“空中挂起苍白的月亮”（《腿上的绷带》）。也写红月亮，那是萧红回学校去向老师借钱，“圆月从东边一小片林梢透过来，暗红色的圆月，很大很混浊的样子，好像老人昏花的眼睛垂到天边去”（《商市街》）。仅此而已，再多就没有了。

她还注意到月亮暖意的一面，“春天的夜里，静穆得带着温暖的气息，尤其是当柔软的月光照在窗子上，使人的感觉像是看见了鹅毛在空中游着似的，又像刚刚睡醒，由于温暖而眼睛所起的慵懒的金花在腾起”（《旷野的呼唤》）。这样的柔情在张爱玲的月亮那里是找不到的。

张爱玲也写云霞，同样不多。

典型的是这句：“太阳已经偏了西，山背后大红大紫，金绿交错，热闹非凡，倒像雪茄烟盒盖上的商标画，满山的棕榈，芭蕉，都被毒日头烘焙得干黄松鬆，像雪茄烟丝。”（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）

写的是晚霞，火烧云。之所以说是典型，是由于带有鲜明浓重的都市色彩，雪茄烟、商标画，杂乱、热闹，是城市风景，棕榈和芭蕉倒是自然物，但在中国则是景观树，城市街区的点缀。

萧红爱云，张爱玲爱月，固然是它们的外形唤起了心中美感，然而又绝非仅仅如此。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，她们的描写是不会这样用心这样着力的。在更深的层面引起她们强烈共鸣的是云与月的品质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云与月具有怎样的品质，继而沿着这个线索追寻萧红与张爱玲的人生轨迹和创作道路。

流动的云与静好的月

萧红的动和张爱玲的静

云霞的最大特点是变。

“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，一会红堂堂的了，一会金洞洞的了，一会半紫半黄的，一会半灰半百合色。”（《呼兰河传》）这是色彩变化。

最注目的是形状变化。“五秒钟之内，天空里有一匹马，马头向南，马尾向西，那马是跪着的，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到它的背上，它才站起来。再过一秒钟，没有什么变化。再过两三秒钟，那匹马加大了，马腿也伸开了，马脖子也长了，但是一条马尾巴却不见了。

“看的人，正在寻找马尾巴的时候，那马就变靡了。

“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，这条狗十分凶猛，它在前边跑着，它的后面似乎还跟了好几条小狗崽。跑着跑着，小狗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大狗也不见了。